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四)

日本小泉八雲著

梁指南譯

上文舉引的一節詩已夠形容雲雀底歌調了；詩人接着往下再說雲雀這些歌調如何經過耳朵而傳至腦中——復由腦中傳達靈魂。耳朵，他說，不過一個婢僕罷了；美妙的音樂底真知音者並非耳朵，却是心靈。在心靈，雲雀底歌唱又感得是什麼呢？

It seems the very jet of earth

At sight of sun, her music's mirth,

As up her wings the spiral stair,

A song of light, and pierces air

With fountain ardour, fountain play,

To reach the shining top of day,

(1)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Unthinking save that he may give

His voice the outlet, there to live

Renewed in ehdless notes of glee,

So thirsty of his voice is he.

牠（歌聲）似乎是大地底極湧，

在太陽底景象，大地底音樂底歡笑，

他（雲雀）彷彿攀着螺旋梯而飛翀，

是一首光之歌，震徹天空

以熱情的噴泉，戲舞的噴泉，

渴望達到日之閃光的極點。

.....

雲雀並沒有思想什麼，除了想他可以吐露

他底歌聲出口，在那裏可以更生，

長在快樂底永無窮盡的歌中享生，

他是這樣子的渴望他底歌聲。

那歌就如地底下自己噴出來的東西一樣——是奔向太陽底喜悅的景象之一陣生命底激流——是人世底太陽底嬉天和音樂。因此雲雀看來似乎盤旋高飛——旋而又旋，彷彿一個精靈在攀着螺旋梯高登大上。那歌是很深奧的，有如光之歌一樣，高唱起來就像一道光芒的噴泉，激烈地戲舞着，激烈地渴望着達到日之最頂點。然而自始至終，雲雀並沒有想到自己究竟做了什麼驚人的事情；他只是吐露他那小小的心裏底喜悅；他並無所求於人世，除了他自己底歌唱底愉快，除了吐露他底歡樂的那種歡樂。就如一個口渴的人需要飲水一般。這雀鳥祇需要歌唱而已。

接着是別一節音樂底描寫，比前者更爲美妙，但頗難懂；我們不必全節引用牠，——就祇這些詩句好了：

Wider over many heads

The starry voice ascending spreads,

Awakening, as it waxes thin,

The best in us to akin;

(3)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4)

And every face to watch him raised

Puts on the light of children praise,

So rich our human pleasure ripes

When wetness on sincereness pipes,

Though naught be promised from the seas.

在許多人的頭上，

他那流星似的歌聲（隨着他）飛升而廣揚，

歌聲遞轉為微弱，激醒了

在我們之中與他同類的優點；

而每張仰望他高聳的面龐

作出孩童得到讚賞的歡容，

我們人類底喜樂長成得如此饒豐，

當諧美與真摯齊湊，

雖然沒有東西應承由海外來送。

許多人在田野間停了工作佇望雲雀高蹇；他那流星似的清脆的歌聲就像愈飛高，愈瀾散，愈微弱。那種高飛，微弱，悅耳的歌聲却激起每個看他的人底心中所有的優美的特質——我們內心的優美的情緒，那固然無一可與雲雀底歡樂媲美。在我們內心，無論那一種渴望天上的心情，本來就與雲雀底靈魂同屬一類。你們留心觀察那些人們在仰望雲雀高蹇之時的面容；所有那些面容都是嫣然歡笑，正如孩童們得到大人讚賞而歡笑一樣。但這雀鳥底歌唱爲什麼能使我們歡笑呢？祇因爲每當我們看見或聽聞凡是真摯的與諧美的事物融會在一起之時，我們便要常常感得愉快了。單獨諧美而已，勿論是形式的或聲音的，那是不大緊要的，如果沒有親熱的和真實的成分融洽其間的話。所以當我們發現真摯與諧美融會一起的時候，我們則變爲如此愉悅，以致我們不再要什麼事物了——猶如孩童們望着——一宗新奇的事物一樣愉悅。這時候就是由海外送他一件禮物，亦不能使他比這個更爲愉悅。而你們從真摯和諧美之中有了看見和聽聞牠們那種喜樂，也就更無什麼需求了。

(5)

但這種真摯和諧美之特質在雲雀底歌中是什麼呢？換言之，雲雀底歌有甚意義？關於梅里迪斯研究自然的事實這事件並沒有什麼神秘。他很明白地告訴我們，說雲雀底歌之喜悅，就是當牠影響心靈上和心靈上底較高上的特質之時亦然，通統在乎牠底自然(Naturalness)。

(For singing till his heaven fills,

) Tis love of earth that he invite instils,

) And ever winging up and up,

) Our valley is his golden cup,

) And he the wine which overflows

) To lift us with him as he goes;

) The woods and brooks, the sheeps and kine,

) He is, the hills, the human line,

) The meadows green, the fallows brown,

) The dreams of labour in the town;

) He sings the sap, the quickened veins;

) The wedding song of sun and rains:

) He is, the dance of children, thanks

) Of sowers: shout of primrose—bank;

And eye of violets while they breathe;
All these the circling songs will wreath,
And you shall hear the herb and tree,
The better health of men shall see,
Shall fell celestially, as long.
As you crave nothing save the song.

他歌唱，直到他底天空瀰滿了歌聲，
他是要種入人心的是人世底愛，
他長此高狷，高狷，
我們底淚谷是他底黃金杯，
而他便是盈滿杯內的醇酒，
當他飛去時，他邀同我們一起飛升：
他是樹林和溪澗，羊羣和牛羣，
山巒，人類，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7)

青青的草場，褐色的荒田，
都市內的工人底夢魂；

他歌頌新生的樹木內皮，流動靈活的血脈；

他又是太陽和雨水底婚歌，

孩童底蹈舞，

播種人底感謝，蓮馨花塢底驚讚聲，

薰香的紫羅蘭花底眼睛；

他底旋轉的歌翻來覆去唱的便是所有這些事情，

而你們將會聽聞花草樹木（絮語），

將會看見人們底較善方面的健全，

將會感得身在天上似的，

要是你們沒有什麼欲望，祇顧他底歌。

因為當雲雀放聲歌唱，歌聲瀰滿了天空的時候，他實在要教訓的是一種對於人間世和自然底愛。我們所居住的這個灼爛的人間世常常被稱爲一個『流淚底山谷』(Valley of Tears)。

但在雲雀看來即不然，——全然不是一個流淚底山谷。他覺得人間世是如一個大金杯，因為陽光照耀，故云；他底歌便是杯裏的醇酒，這醇酒呵，如果我們飲了的話，我們便可隨同那個歌者一起飛升天上了。那醇酒之名是「歡樂」；因而為歡作樂也就是我們底本分。雲雀本身就是給這個世間顯示的一個歡樂底要略；並且他底歌是萬物底歡樂之歌——山林和河流——羊羣和畜牲——山巒——人類——青翠的谿谷——未有耕墾的田地——甚而在大都市裏苦工的人們底夢魂，而且他們長期間都是為青天和鮮草底馥郁而勞苦。他歌唱什麼呢？他謳歌讚頌陽春——樹木內皮底新生——人類和禽鳥心內血液底流動；他歌唱太陽和雨水——春季底太陽和雨水聯婚的婚歌。不特此也！他自身就是歌唱，他也是愉快的孩童們底蹈舞——是隆運的農家底幸福——是蓮馨花塢底美麗顏色，顏色如此绚烂，令人看了要驚賞；他又是薰香的紫蘿蘭花底眼睛。所有那些事物都融會在他底歌聲中，重疊的鳴囀着。靜心諦聽歌聲，你們便會聽聞樹木花草底絮語喁喁——你們又會瞧見人心底良善的一面——你們甚而會覺得自身如在天上，要是你們愜意諦聽歌聲，心內一點愚昧的慾念都消除。

在這一點，梅里迪斯給我們指出一隻雀鳥底歌唱與及任何一種人聲之動聽悅耳，彼此之間那種顯明的差異。最偉大的詩人，最偉大的音樂家，他祇能感動一小部分的人心而已，可

(10)

是雀鳥却能使人人歡心悅耳來諦聽他底歡樂之歌。一切人類的詩歌底可能的最高上形式，總應當是簡單的，令人人讀了即能會意，又應當是諧美的，可能感動各個的人心！那就是說，這要與雲雀底歌唱同一樣。這個亦是托爾斯泰關乎最高上的藝術之最優美的表現底教言；不過梅里迪斯早在這個俄羅斯大作家還未作成他那本名著（譯者按此指藝術論）之前，已經寫好這首雲雀詩了。

Was never voice of ours could say

Our inmost in the sweetest way

Like yonder voice aloft and link

All hearers in the song they drink,

Our wisdom speaks from failing blood,

Our passion is too full in flood,

We want the key of his wild notes,

Of truthful in a tuneful throat,

The song scraphically free

Of taint of personality,
So pure that it salutes the sun
The voice of one for millions,
In whomm the millions rejoice
For giving their one spirit voice;

把這節詩譯成散文，則你們更爲容易明瞭牠底優美了，因爲這節詩是暗示的 (*Suggestive*)，較甚於訓釋的 (*Didactic*)...

「我們底人間世永沒有一種人聲可以至美妙的可能的方法道出人類內心最內在的思想——如雲雀一樣的能用諧美的歌聲吐露他心內的一切衷情。即使如果有這樣的一種人聲的話，那也是不能道盡全人類底一切衷情——有如雲雀之可能一樣。因爲智慧，要當我們，我們可憐的人類底存在物呀。將老的時候——當我們底熱血漸漸冰冷，我們不願意歌唱的時候——這纔來臨 反之，在我們青春年壯之時，我們想要歌唱——想要寫作美妙的詩歌的時候——這時我們却以太過率性的，太過熱情的，太過自私的，因此不能唱出一首完美的歌。我們太過顧慮自己；這樣是使我們不真摯的。然而在雲雀心內並沒有那種不真摯的品性。但願我們

(12)

能如他一樣，道盡道我們心中的真理就好了！雲雀底歌裏並沒有自私這種品性，亦沒有絲毫利己之心欲；這樣的歌固然是如一個最高上的天使——天神底歌——那歌是如此地清白的，如此地絲毫不涉一己的特質的！唯有這樣的一首非人類的歌纔配來表示衆生感謝那位生命之賜與者，太陽，底鴻恩。而雲雀底歌所表現的正是如此——一種歌——代表了千萬生靈底言辭；——而所有那千萬生靈絕無一個會嫉忌那個歌者，反之，一切衆生却喜悅他能如此完美地替他們道出他們心內底歡樂呢。」

現在臨到此詩底結束了，其中那個綺妙的暗示稱，我們人類底聲音雖然沒有如雲雀底歌唱那麼清白，那麼諧美——那就是說，人世沒有一個詩人可能創作一首如雲雀底歌一般真摯的和諧美的詩——但我們至少也，雲雀底靈魂在我們底中間：

Yet men have whom we revere,

Now names, and men still housing there,

Whose lives, by many a battle—dint

Defaced, and grinding wheels on flint,

Yield substance, though they sing not, sweet

For song our highest heaven to greet;
Whom heavenly singing gives us now,
Enspires them brilliant in our blue,
From firmest base to farthest leap,
Because their love of earth is deep,
And they are warriors in accord
With life to serve, and pass reward,
So touching purest and so heard
In the brain's reflex of yon bird:
Wherefore their soul in me, or thine mine,
Thine own self forgetfulness divine,
In them, that Song aloft mountain,
To fill the sky and thrill the plains
With show'ings drawn from human stores,

(13)

(14)

As he to silence nearer soars,

Extends the world at wings and doem,

More spacious making more our home

Till lost on his aerial rings

In light, and then the fancy sings.

這不特是難讀的詩歌而已，甚而分開散句，讀來也是難懂的——絕似勃郎寧底作品一樣艱深；然而詩中却充滿了綺妙的暗示。我以為這是牠底大意罷——可是其中有數行詩句我也不大十分確知：

「雖然，我們在這個人世亦有許多人——有的已經死去，有的現在還生存着——我們大尊崇的人，可稱為我們人類底雲雀。他們自己或者並不歌唱；但是他們底一生，雖則非常苦惱，却與了材料給我們作歌，值得與雲雀底歌媲美，值得給最崇巍的天庭聽聞。於是許多偉大的詩歌寫出來謳詠這些人了；他們底名字永遠炳耀，有如穹天底星光。他們為什麼為人敬愛，而且著名呢？因為他們從前，或現在，是人生與及人類底偉大的愛護者，以故在永久的爭鬥上，他們是戰士，他們的言動要與永久的主義契洽。他們已盡，或盡，他們底責任，

全然沒有存些須酬報之念。而他們這種不自私的品性便使他們超升為最高上的，最清白的靈物——所以當我們聽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底名字在我們底耳中響來就像一隻雲雀底歌一樣地諧美。那些人底精神，勿論在我之中或在我所愛的人之中，因為他們底神聖的不自私性的緣故，永遠要長存，在我之中養成一種靈感底力，猶如一隻雲雀底歌一樣地諧美。那些人底靈魂底歌是屬於人事的；偉大的詩人，歌唱着人事，在這一點絕似雲雀一般——就是當他接近死亡之時，人世在他看來逐漸大了，正如雲雀愈高飛，飛到一切是沉默的頂處，人世看來愈寬遼，太空看來愈邃渺。詩人，這樣地漸漸聰慧了，便藉賴他對於人世底了解，使人世變為更廣大的，更良善的顯示我們；故雖等到他死了，我們依稀還可以聽到他底聲音，並且想像我們可以感覺他底言動底諧美。我們諦聽一隻雲雀底歌唱亦當如是，聽到他高蹇天上不見了，——聽到他在大光裏不見了，我們再也看不見他的時候而止。然而這時我們仍然想像我們可以聽到他歌唱，雖則他實在是不聽見的了。」

(未完)

新書

(1)

一九二八年出版新書

論文與散文

歌謠論集	日本文藝論集	壁下譯叢	作品與作家	叛逆者	表現主義的文學	近代文藝的背境	朶思退夫斯基	德國文學概論	中國古代文藝論史	思想山水人物
鍾敬文編 印刷中	待榘譯 印刷中	魯迅譯 印刷中	趙景深著 印刷中	金溪若譯 印刷中	劉大杰編 實價四角	王璧如譯 實價六角	李偉林譯 實價一元二角	劉大杰編 實價一元	俱工譯 四角半	魯迅譯 實價九角半

蘇曼殊全集(五册)	奔波	姊妹們的消息	苦酒集	殘燼集	魔鬼的舞蹈	憔悴的杯	新都的贈品	櫻花集	綠天	談虎集(上下)
柳亞子編 每册一元	徐蔚南著 印刷中	徐鶴林著 印刷中	芳草著 實價七角	金溪若著 實價四角	于賽虞著 實價三角	王玉麟著 實價一元	徐鶴林著 實價七角	衣萍著 實價六角	綠漪女士著 實價五角	周作人著 每卷九角

薩天師語錄 (五)

語堂

正名的思想律

薩拉土斯脫拉回到他的峒中，放浪形骸，仰天狂笑。

憂布尼拉問他道：薩天師，你何為向天而嘯，欣喜若狂？

薩拉土斯脫拉答道：這峒中是我翱翔的天空；他是我脫離那些嘍嘍的市民，還我自由的勝地。

這幾塊龐大冰冷的崖石是我的家鄉：使我日間幾乎思戀不捨。那些嘍嘍者的市民，使我感覺一層比這些崖石還要嚴重的壓迫。

我日間思戀要恢復我脊骨的自然——曲線；思戀要恢復我心境的自然——偏向。因為脊骨的自然為彎曲，心境的自然是歪斜。這是他們所不許——而且老死不悟的事實。

(17)
所以我要故意指示他們脊骨上的曲線及心竅上的歪斜，因為我喜歡看他們既平又板的面孔露出瞠目結舌的形態。

(18)

我看見他們南面正襟危坐，板起端肅的面孔，背着方正的神主，排他們的八字脚，抹他們的八字鬚，誦他們的八股文，想他們的八股律，裝起不重則不威的聲容說：

「方正是我們的神主，而且也是我們祖宗的上帝。」

誰願意受魂靈的摧眠，只須跑進他們方正的城郭；誰願意得到腦筋的沉寂，只須在他們其直如矢的街上徘徊——也只須聽他們其直如矢的對談。

他們說：是——不是。如果不是，便只有一個是。這叫我如何同他們談話下去。但是這是名教之所由生。這是「他家怪人」的思想律。這叫做他們傳家的秘寶——正名哲學。

正名，定分，這是他們支配宇宙的大本領。即使不齊爲物之情，也無妨粉飾——抹殺。不是非，便是是；不是是，便是非。由是而一切問題都已解決，由是而宇宙之謎已被他們猜中——若無其事。即使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事實並不如此簡單，也不至于打擾他們的清夢。

薩天師沈吟半響道：唔，我一切明白了。

正名：這是他們遁逃事實的良方。這也無法可想。

(19)

因爲事實不容他們的隨意矯正。

粉飾太平：這是他們的能事。換招牌，創匾額：這是他們的專長。——也是他們奮鬥無不完成，做效無不成功的秘訣。

所以我看見他們天天忙着換旗幟，「革」城名，已經粉飾他們的城牆，並且想要改換他們屋上的琉璃。在這藍藍綠綠漆色未乾的城下，他們拍胸自豪歌唱說：

——我們已換一層皮。

于是而發通電，廣宣傳，出紅色特刊，開慶祝大會，——于是而一唱百和，舉國相慶，這七言的聲浪，洋洋盈耳，布于以脫，達乎四海。

所以我看見他們天天忙着重排他們祖宗的神位，研究偶像所好的香味，討論他們孝敬的三牲，議決他們祀禮的服色——這是他們奮鬥的真諦其要訣，手段與目標。

而且也用九十九門大砲作接神的敬禮。

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做神偶，享三牲，受孝敬。這是你們偉大的思想與發明。據說。

然而事實之不可不粉飾，借此已可充分證明。名之不可不正，也已經有事實爲有力的辯

證。

(20)

薩拉士斯脫拉說：

宇宙本來無謎，事實也甚簡單，我聽他家怪人說。治國也易如反掌。據說。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孥，妻孥。後生，後生。蚯蚓，蚯蚓。貓頭鷹，貓頭鷹。——于是而國治天下平。

于是而名正，言順；分定，位安。于是而『民有粟』，不愁吃不到他。善哉，言乎！——這也是正名就是真理的鐵證。

即使位有所不安，分有所不定，名有所不正，也已屬非禮，儘可以閉目勿視。況且只須輕輕加以『犯上』，『作亂』的罪名，——頭顱墜地時，宇宙之謎也同時解決。事實勝于雄辯，果然不差。

他們思想律中惟一的利器就是正名——其次便是劊子手的大刀。宇宙之謎不在腦筋中解決，也必求解決之于腦袋。二者之中必有一犯上的亂徒，一名教的罪人。

這是他們解決宇宙之謎的良方，所以宇宙之謎終于被他們猜中。證據：他們已經有粟可

食。

所以腦袋與腦中灰質發起競爭，勢不兩立。不是此方斷送，便是彼方軟化。結果還是犧牲灰質的多，斷送頭顱的少。

所以我今日看見這腦質軟化的民族，所以我感受這魂靈上的壓迫與恐慌。

所以他們的灰質已經軟化，已經有 *Spirochaeta* 侵蝕。他們的腦筋也只會隨着他們的腰膝作起升降揖讓。連他們的鬚子，也要做起對杖。

他們的膝灣只會走平坦的大道，——除去跪拜以外——所以他們要跌死于山川自然的蹊徑。

他們只從正門出入，所以永遠看不到朝霞夕陽的美景。

他們只認識濃裝，永不理會淡描的風趣。他們的魂靈，不是枯乾，便是霉腐！永遠感不到微風的溫潤。

這也是我感覺心靈上重大壓迫的真因。

薩拉士斯脫拉如是說。

新書

(2)

一九二八年度出版新書

小說(剞作與翻譯)

幻象的殘象	迷羊	管他呢	入五後	西山之雲	支那女兒	春痕	殘夜	胡蝶	劫灰
許欽文著 實價五角	郁達夫著 實價五角	芳草著 實價五角半	沈從文著 實價五角	李鴻吾著 實價四角	劉大述著 實價五角半	沅君著 實價三角	倪貽德著 實價五角	許欽文著 實價三角半	沅君著 實價三角

春潮	顯克微支小說集	飢餓	霸都亞納	浮士德	裁判官的威嚴	婚後	窄門	痴人之愛	英國短篇小說集	紅笑
張友松譯 實價九角	魯彥譯 實價五角	張采真譯 實價六角	李劫人譯 實價五角	顧綬昌譯 實價五角	朱溪譯 四角半	張友松譯 實價五角半	穆木天譯 印刷中	楊燾譯 印刷中	朱湘譯 印刷中	袁家華譯 印刷中

榛子店養閒的

天行

余於僑韓瑣談中，首述乾隆時代朝鮮朴趾源熱河日記。朴爲朝鮮有名學者，隨使遊於中國，歸而成遊記二十六種，頗有足爲一百四十五年前（乾隆庚子）中國北方風俗掌故及朝鮮排清思想史料者。二十六種目次如下：

渡江錄（按江指鴨綠江。）

盛京雜識

駟汎隨筆

關內程史

漠北行程錄（按是年乾隆帝在熱河，使者由北京轉出長城見之。）

太學留館錄（按此在熱河，使者寓館於太學。）

傾蓋錄

忘羊錄

審勢編

榛子店養閒的

三三

鵠汀筆談

黃敎問答

班禪始末

扎什倫布

山莊雜記（按此指避暑山莊。）

幻戲記

避暑錄

行在雜錄

戲本名目

口外異聞

滄燕道中錄

玉匣夜話

黃圖紀略

謁聖退述

叢葉記

銅蘭涉筆

金蓼小鈔

朴氏於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渡鴨綠江，七月二十三日入山海關，同月二十七日行抵榛子店。其關內程史是日日記記妓館情形。記中云：『……行至榛子店。此店素號畜娼。康熙嚴禁天下娼妓，如揚子江板橋等處娼樓妓館鞠爲茂草，獨此不絕種，謂之「養閒的」，略有首面，又會彈吹。』因錄題曰『榛子店養閒的。』

朴氏同行僕夫『再鳳與象三進入後堂』，見朴『微笑而去』；朴『亦會其意，遂潛踵其後。』以下悉錄朴記。

從戶隙窺之。象三已擁一女而坐，蓋有夙面也。有兩少年對椅彈琵琶。又有一女對椅口橫鳳笛，鳳味啣金環，環垂紅色流蘇。再鳳立椅下，手撫流蘇。又有一女捲簾而出，手持檀板，扶再鳳請坐。再鳳不應。簾裏有一老漢，披簾而立，向再鳳道『好！』余遂一聲大咳而睡，堂中皆大驚。象三再鳳相視而笑，即起出戶，迎余入看。余闖戶道『好！』老漢及兩少年齊起，含笑答『好！』三個養閒的皆稱『千福！』再鳳指黃襖赤袴女曰：

榛子店養閒的

「彼名柳絲絲，丙申年過此時，年廿四，一色（？）；今五年之間，顏色頓改，無可觀！」象三曰：「柳絲絲擅名，自十四歲能唱。」指黑衣朱袴女曰：「彼名么青，年今廿五，自昨年來此，山東女子也。」余指黑衣綠袴最少者。象三曰：「彼則初見，不知其名字年齒。」三妓雖無十分姿色，大約唐畫美人圖中所見也。老漢乃館主。兩少年皆山東客商。

余目象三，請其彈吹。象三向少年云云。一少年唱。獨么清扣檀板，和聲同唱。他妓皆停，側耳而聽之。一少年移坐，謂余曰「會否？」余曰：「不知。」少年書示曰：「此詞曲喚做——

鷄生草。〔其詞曰：〕（按當是寄生草。）

前朝出了英雄將，

桃園結義劉關張。

他三人請了軍師諸葛亮，

火燒新野博望屯，

炮打襄陽城。

怨老天——

既生瑜，

又生亮！

少年頗解文字，而面目可憎，自言：『身是新城人，姓王，名龍標。』余問：『君豈非王西樵士錄先生後孫否？』答曰：『否也，俺是民家，做買賣。』少年又唱一詞。諸妓或鼓檀板，或彈琵琶，或吹鳳笛，以和之。王龍標問曰：『公子會否？』余曰：『不會也。此名何詞？』龍標書示曰：『此曲喚做——

踏莎行。〔其詞曰：〕

日月隙駒，

塵埃野馬，

東流不盡江河瀉；

向來爭奪名利人，

百年幾個長存者？

柳絲絲繼唱曰：——

榛子店養閒的

漁樵冷話，

是非不在春秋下；

自斟自飲自長吟，

不須替歎知音寡！

其聲淒絕，黯然銷魂，真是梁塵自飄。象三復請續唱。絲絲流眼曰：『買菜乎？求益也！』其少年自鼓琵琶，勸絲絲續唱；其音尤宛轉窈娜。標又書曰：『此曲——

西江月。〔詞曰：〕

蠓姑匆匆甲子，

蚊蚋擾擾山河，

疾風暴雨夜來過，

轉眼都無一個！

么青繼唱曰：——

且盡尊中美酒，

閒聽月下高歌，

功名富貴竟如何？——

莫問收場結果！

音聲頗厲，不如絲絲幽怨。余即起出，再鳳亦隨起。

再鳳言，象三給館主銀二兩，大口魚一尾，扇一柄云。

朴氏自述感想曰：「沿路數千里間，婦女語音盡是燕鶯，絕不聞粗厲之聲；所謂「不識佳人何處在，隔簾疑是畫眉聲；」常欲一聽其嬌唱。今其所唱詞曲，雖有文理，既不辨其聲音，又不識其腔調，反不如未聞時爲有餘韻！」昔年廢皇遷出北平舊宮，定期開放任人遊觀，魯迅先生獨不欲往；謂一經親歷，破落如邱墟之象反致想象中之優美同歸於盡，精神何等不快也。今讀朴氏語聯想及之。

——僑韓耳食錄之一。

新書

(3)

一九二八年度出版新書

詩歌戲曲與童話

萬物由來的傳說	名人的故事	民間趣事	巧舌婦的故事	鏡中世界	新仔婿故事	呆女婿故事	歐洲童話集	波斯故事	十二姊妹
林蘭編 印刷中	林蘭編 印刷中	林蘭編 印刷中	林蘭編 印刷中	程鶴西譯 印刷中	林蘭編 實價四角	林蘭編 實價四角半	張昭氏譯 實價五角	章鐵民譯 實價四角半	袁家驊譯 實價六角

最後的五分鐘	戰鼓	吳聲歌	追尋	影兒	心曲	絳洞花主	她的天使	種樹集	迷離	露絲
趙元任譯 印刷中	印刷中	建功輯錄 印刷中	天心著 印刷中	林懋著 印刷中	楊遜著 印刷中	印刷中	楊遜著 印刷中	衣萍著 印刷中	楊遜著 實價三角	謝其著 實價四角

你到底流落到甚麼地方去了

翟永坤

『小叔娃子，你別生氣，我快點做飯就是！』我一放學回家瞧見飯未成熟或未做而剛要去做的時候，我總是吆喝林媽，說她懶散。誤我上學的時間。即使稱我爲小叔娃子，我也不滿意她，『小』，那時我的確很小，『叔娃子』，雖是尊敬，很有一種侮辱人的意思。這種對她深致不滿的態度，在現在看起來也許有人稱我爲小資產階級，可惜那時我完全是一個小孩子，這種名詞，不惟不懂，也未會聽說過，所以很傲倖的貓貓虎虎的過去了。到現在時世變遷，自然是兩樣。

林媽有五十多歲了，她的身體還很強壯，簡直像一個有力的中年男子。我家裏那時沒有僱常年男工，凡挑水，拿柴，種菜園等等，都是林媽一手承辦，自然，凡關於烹飪的，一切事情也是她了。這些事都是她情願做的，我家中即使未僱男工，也有佃夫去做，這完全是她的興趣問題，她既是自己樂意去幹，也就不能勉強叫她不去幹了。這一點不得不趕快聲明，恐怕有人說我們是有錢階級，——據說即是有閑階級云——壓迫無錢階級，甚至說我們不革命，或反革命了。

(31)

你到底流落到甚麼地方去了

我記得有一天大雨之後，路上的泥濘很深，她從我家對面的山麓下一個水井裏汲了兩桶水担在肩上呵呵的朝回走，她愈走愈快，我立在門口拍手叫好，歡迎她快快到來。她真是太走快了，在半路中，脚一滑，於是就兩腿朝天，挑的水也潑了她一身。

「快些來，小叔娃子！」她在泥淖中朝起掙扎着。

「林媽！」我向她那邊跑。

「今天早晨起來早了，碰着鬼！」我聽見她說。

「再遲能，不遲能？」我扶着她的乾枯的老手，朝起拉。

「這算得甚麼？」她的嘴還硬。

遲能，她是有一點，不要她做的，她偏要去做，你說她沒有這種力量，她偏說有。

我猜測她有力量，與她的脚大是有關係的。她的脚大到與男子漢的無異，很像她沒有受過纏足的苦痛，雖然她活了幾十歲，在她幼小的當兒還是正在提倡『三寸金蓮』的時代。這一點我們倒不必詳細去考究，許是其初纏過，後來放了，也說不定。

在無事的時候，尤其是在月夜裏，悠悠的輕風刮着，淡淡的白雲飄着，她總愛坐在大門前一棵梧桐樹下的青石板上爲我們講故事。她拉着她的孫兒——惟一的後代——坦着懷，露

着胸，說話時，兩隻門牙略向外突着，表現着她和藹可親的慈祥的態度，笑嬉嬉的對我們講道：

「從前有一個僧王——考：卽僧格林沁——是專於打「長毛」，「捻子」的，你們要曉得長毛很凶，捉住了我們這人，就問你想回老家不回？你要說：「大王！我們在一塊去打天下喇，不回老家的，」那他就很喜歡，你要說想回，我就把你送到沒人的地方，說聲「去罷！」隨後就「喳」的一刀……」

她的孫兒很害怕，擠到她懷裏去：

「奶！那不是殺了嗎？」

「以後呢？」我呆也似的，兩隻眼不住的望着她。

「聽我講！」牽起她的襟衣，把她露着的胸掩遮了一下。

(33)

「他們自己說他們是「打富救貧」的，有一年他們打到了我們這個地方，人哪，馬哪，一望無涯的，螞蟻也似的，把我們嚇一個死，我們就上了郭家寨，他們把這寨子圍了十天十夜，險些兒破了哪，幸而僧王的兵馬來了，他自己也到了，才把這寨子解了圍。還有一次圍的日子更長，有三個多月罷？那一年天旱，寨上的水，乾得一點也沒有，牛尿也是好的，我

你到底流落到甚麼地方去了

(34)

們也得喝。……」

「奶！你喝了沒有？」萊兒真討厭，他又插嘴了。

「怎麼沒有喝，後來有一個神人，三丈多高，穿着草鞋，左手提着大刀，右手拿了一隻三尺來長的大魚，在寨牆上遊巡了兩圈，隨後就沒見了。「長毛」看見了寨內還有這麼大的魚，可見還有很多的水，是破不了的，並看見了有這麼魁梧的大人，都把他們嚇得要死，「長毛」頭就馬上下令退兵，跑到別處去了。……」

這是她一生最得意講的一個故事，她平常一見了我們，祇要她『有閒，有閒，第三個有閒』的話，她就要講給我們聽了。

「從前有一個僧王，是專於打「長毛」，「捻子」的，你們要曉得長毛……」她老是對我們這樣講。她講的次數實在太多了，久而久之，我們也就討厭起來，同樣的故事，同樣的詞句，她不知說了多少遍？我敢說，對於她講的話，可一直背誦下來，不許差一個字。

有一天剛吃過晚飯，她把鍋，盆，碗，盥洗刷畢了，就同我們到門外乘涼，她問我：

「小叔娃子，你要不要講故事？」

「要。可是不許你說那一老套。」

『好的。——老套甚麼？我忘記了。』她好像真不知道似的。

『你講罷！』

『她裝腔作勢的，慢慢的吐出了她得意的字句：

『從前有一個僧王……』

『是專於打長毛，捻子的。』我接着說。

『林媽！爲甚麼還講那一個？』我質問她。

『小叔娃子！……你聽我說……』不知爲何，她的嗓音有些顫動，帶一點悲哀的聲息。

『算了！不要你講！』我惱怒了，毅然的離開了她的身旁，跑到屋子裏去。

的確，單爲講故事這一件事，不知和她打了多少麻煩，現在想起了我覺得還對她不住，但同時，我對她有一種深摯的感情，天知道，我愛老人們的心思也是從那時候起的。

『又七年了，我從K省回家去，她越發老了，簡直不像以前一樣了。挑水，拿柴這些事，我未見她做過，祇見她做些瘋狂的事情，後來才知道她瘋狂的原因，是爲她的孫兒死了。無論她是見了磚，石，木屑，古樹，小鳥，飛雲……她就叫起她的乖乖。我母親說，從她失了常態以後，她一出門幾天不回家，回家時問她到甚麼地方去了，她祇搖搖頭。她每次

你到底流落到甚麼地方去了

(36)

到家，一進門之後，就問我回來了沒有，或幾時才回。

我們一別這麼久，她一看見我就馬上跑到我面前抱着我的頭頸，一面叫道：

『小叔娃子！你，……你……』她說不出來話，她的熱淚滴在我的臉上，但我親眼看見她是在慘笑。

『林媽！你是怎麼的！』我幾乎要哭出來。

『她是一個瘋子！』母親把她拉過來，然而我心裏委實悽惻極了！

在一個傍晚的時分，空中堆滿了陰雲，鵲鳥陣陣歸來，我蹣跚到前山上見她披着衣襟，散着頭髮，斜坐在一座小小的荒塚旁邊在那里指天劃地的哭叫：

『我的萊兒，我的乖乖！天晚了，你早點回來罷！不要害怕，你的奶奶在你坟邊！……』

……
第二年回來，她已離開了我的家，她臨走的時候，祇帶了一隻破筐，一個碗，並且對我母親說：

『大奶奶！小叔娃子回來了，叫她去看我！』

母親以爲她是和往常一樣，誰知從那一次走後，她就未回來了。

啊啊！林媽！你是一個孤零零的狂瘋的老婦人，你沒有兒孫，也沒有家，叫我往那里去看你呢？啊啊！林媽！你到底流落到甚麼地方去了？

——一九二八，七，三，北京。

你到底流落到甚麼地方去了

新書

(4)

一九二八年度出版新書

科學與社會及其他

科學的改造世界	李元著 實價六角半
進化概論	張百良譯 實價四角半
人類生命的進化	錢百涵譯 實價三角
由猿羣到共和國	馬廷廷著 實價五角
析心術五講	葉慶著 印刷中
發見與發明	呂勤譯 印刷中
兒童的性生活	夏斧心譯 實價一元
現代文化概論	王壁如譯 實價五角半
蘇俄新教育	任厂譯 實價五角半
社會運動概況	陳宗熙編 印刷中

唐宋傳奇集	魯迅校錄 上下各六角
勞動問題的本質	江裕基譯 印刷中
資本主義之研究	江裕基 印刷中
母遊戲	張雪門編 印刷中
幼雅園研究下集	張雪門編 印刷中
哲學論文集下卷	彭基相著 印刷中
哲學概論	余文偉譯 印刷中
經濟地理	劉穆譯 印刷中
中國的農民生活	王真升譯 印刷中

隨感錄

一七〇 山東之破壞孔孟廟

豈明

七月七日日文北京新聞載濟南五日發東方電云，「在泰安之山東省政府中充滿馮玉祥系之人物，近來對於特權階級，在土豪劣紳名稱之下加以極度之壓迫，沒收其財產。且否認一切舊道德，破壞孔子孟子之廟，禁止祭祀。又如著舊式美服者一概不准面會，人民有批評省政府之行為者即捕而槍斃之等等，施行極端之新政。」

(39)

日本人造中國的謠言，真是無所不用其極，而特別對於馮玉祥為尤甚。據日本人自己表示，他們反對馮的緣故由於與馮交涉沒有一回得利，又有別一半的原因則在民國十三年驅逐馮儀就是日本漢文機關報順天時報所痛罵的「逼宮」。在中國有識者看去，這是馮軍最有功於國的一件事，但日本與中國照例是利害相反，所以他們便竭力反對，又因這對於日本給予一種暗示，更是痛心疾首，視如不共戴天。他們捏造逼宮後如何偷寶貝，北京的順民還大都相信，繼又宣傳如何赤化，結果是提示奉魯軍閥「討赤」的好名號，兩年來把中國糜爛了

(40)

十省。現在又開始宣傳了。——據他們說，山東正在「赤化」了，關內已經沒有仗義討赤的人，那麼這個責任當然落在日本身上，山東應當從「馮系」的手裏救出而交與替天行道的田中義一：東方通信的意思可不正是如此麼？

我們不是「馮系」，（日本報上說李石曾、馮玉祥是馮系，然則所謂系的意味，又頗廣泛而曖昧了，）又不曾到山東去看過，（濟南為日本義師所佔據，故津浦路斷，）不能答山東省政府答辯，但我相信這些宣傳都是謊話，因為（1）日本人的宣傳無不與事實絕對相反，不可憑信，（2）山東省政府也沒有厲行這些改革的魄力。平心說來，中國有些舊道德的確應該否認，丁祭應該禁止，孔廟應該改為各縣的圖書館，除設備普通書籍外，宜特別注意收藏本地文獻，如地志文集之類，可是這種改革不是拘謹的人所辦得來的。即使如簡又文君所說，馮玉祥與國民軍確是極好，我還覺得有很不滿意的一點，便是舊禮教的色彩太重。如張之江、王朝俊之流簡直與章士釗沒有什麼分別，在段章賈李治下鬧出空前（不是絕後）的三一慘案，正不是偶然的。在現今反動空氣之中，凶惡的帝國主義（天津市黨部粘貼「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日本領事即提出嚴重的抗議，承認帝國主義即是日本，這裏所說却是泛指各國，雖然當然包括日本在內，）的監視之下，這樣辦法或者多少有些利益，不過到底得不償失，也

不是國民革命的順路。就現在的狀態說，所謂「馮系」的人，決做不出否認舊道德毀壞孔孟廟這樣過激的事來，雖然反對廢止祭孔等事，倒是可能的，而且已證實了。

日本人專替中國來擁護禮教，維持道德，特別著眼於聖賢和男女之道，加以惡辣的指導或攻擊，這是我們中國人所極應感謝的。他們知道從來的聖賢和男女之道的因革與資產階級的利害有深切的關係，關於這些因革的宣傳（造謠）最足以引起東西資產階級的注意而發生本能的憎惡與反噬，在宣傳的策略上他們確有深刻的了解，但如學究地從事實上立論，則日本人最不配對中國來談什麼道德。第一，日本對中國就最不講道德。帝國主義的字典上本沒有道德這一個字，或者不能怪他，但他也就決沒有對人家來談道德的資格。第二，中國的文化以及一切道德都是自己的，並不是借來的。自己的東西要的時候就要，不要時也就可以丟開，不必問別人意見。中國舊道德的應因應革我們全有自主之權，日本毋庸容喙。況且日本是君主國，與中國國體絕對不同，在君主國以為是天經地義的東西，往往是民主國的邪說，所以日本決不能以自己的標準來批評中國的道德問題。但是，這本來已經說過，是學究的迂拘的說法，日本的宣傳原只是戰略，絲毫不能以人類的理性與公義相衡，牠的用意單在於造謠賈禍，所以我們的對付方法也只有揭穿他們的陰謀，根本地加以破壞，使大家知悉凡日本

(41)

人的宣傳全不足信。此外對於他們一切理知的辯論說明我承認都是無用的廢話。

十七年七月十日，于「北平」。

一七一 關於革命文學

青見

一 只講一句

成仿吾君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侍桁君評說「文不對題」。原因是因為「他沒有講清楚自己所要討論的題目」。如果是這樣說，成先生的錯在「沒有講清楚」。但由我看來，却不這樣說法。

簡單地說：成先生對於那個「偉大的題目」就沒有講！根本就沒有說出那一條線索來！究竟「從文學革命」如何能「到革命文學」，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我始終沒有找出。你看他：先罵了一陣文學革命（初期的！），再把創造社（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捧出，繼而講「階級」，再而「進展」（全是文學革命的。）；最後一句：「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團結起來！」便結束了。

在講進展的一段的最後，成先生使足了力氣，嚷了聲：「我們今後的文學運動應該為一

步的前進，前進一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就倏然而止！

呵！你看：這是多們响亮的句子！多們爽利的手腕！多們甘脆的講法！多們經濟的筆墨！多們……

只講一句！

（六月三十日）

二 一點考據

日昨偶然收拾舊雜誌，在許多短命夭折的雜誌中，看見了一本微波。翻閱一遍，在其中却發現了一點考據——關於「革命文學」的——的材料，就抄一點出來：

「中國此時最缺少的即是革命文學，一切宣傳品，不是失却文學價值，即是沒有革命的色彩，我們有志從事文學研究的青年，最希望趨于革命文學；一面坐在研究室執筆翻書，一面要想到那般可憐的赤貧的朋友（所謂「案頭與街頭」——青），他們也是人類呵！我們現在急需的文學，即是革命文學，去盼望文學界的（此句疑有誤字——青），也是革命文學家。」——微波第一集，通信，文藝的討論2。

（43）
由此我們知道「革命文學」，在六年前（此書為一九二二年三月出版，趙景深等所編。）已經有人提起，而要討論了。

(44

考據本無聊的。但提一句，庶使那一般現今所謂革命文學家者，不要太自蒙，再紛爭發明權，要知道早已有過人從過了一

(七月十二日)

一七二一 革命廣告

郁達夫

在今天的革命八月八日的這革命日子的革命早晨革命九點鐘的革命時候，我在革命申報上，看見了一箇革命廣告。(註)

(註)現在革命最流行，在無論什麼名詞上面，加上一箇『革命』，就可以出名，如革命文藝，革命早飯，革命午餐，革命大小便之類。所以我也在這裏學學時髦，在無論什麼名詞之上加以革命兩字，不過排字房的工人的苦處，我也知道。所以以後若鉛字不夠的時候，只好以○○來代替革命兩字。讀者見到○○，就如念阿彌陀佛者之默誦佛號一樣。但在心裏保存一箇革命『意德沃羅基』就對了。

這○○廣告是在說，上海有一家革命咖啡，在這一家○○咖啡裏，每可以遇見革命文藝界的○○名人革命魯迅，革命郁達夫等。

後來經我仔細一問，纔知道果真有一位革命同志，棍(滾?)了一位革命女人和幾千塊

革命錢，在開革命咖啡館。

這一家革命咖啡館究竟在什麼地方，和是那一位開的，我——這一箇不革命的——郁達夫，完全還沒有知道。推想起來，大約是另外總有一位革命，郁達夫是常在那裏進出的。至於魯迅呢，我只認識一位不革命的老人魯迅。我有一次也曾和他談及咖啡館過的。他的意思是彷彿在勸我不要去進另一階級的咖啡館，因為他說：『你若要去進去，你須先問一問，『這是第幾階級的？』否則，階級弄錯了，恐怕不大好。』所以，我想老人魯迅，總也不會在革命咖啡館裏進出，去喝革命咖啡的，因為『老』，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聽說杭州還有一位魯迅，大約這革命魯迅，或者也是杭州魯迅之流罷。

(45)

今天看見了這一箇革命咖啡的革命廣告，心裏真有點模糊。不曉得這咖啡究竟是第幾階級的咖啡？更不曉得豪華放逸的咖啡館這東西，究竟是『頹廢派』呢，或是普列塔，或者是惡伏黑變。至於我這一箇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郁達夫呢，身上老在苦沒『有』許多的零用錢，『有』的只是『有閑』，『有閑』，失業的『有閑』，乃至第幾千幾X的『有閑』，所以近來對於奢華費錢的咖啡館，絕跡不敢進去。閒來無事，只在三箇銅元一壺的茶館裏坐坐，倒能夠聽到許多社會的瑣事。和下層職業介紹的情況。

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

魯迅附記

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廣告式文字，昨天也看見了，仗着第四個『有閑』，先抄一段在下面——

「……但是讀者們，我却發現了這樣一家我們所理想的樂園，我一共去了兩次，我在那裏遇見了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龔冰廬，魯迅，郁達夫等。並且認識了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他們有的在那裏高談着他們的主張，有的在那裏默默沉思，我在那裏領會到不少教益呢。……」

遙想洋樓高聳，前臨闊街，門口是晶光閃爍的玻璃招牌，樓上是一「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或則高談，或則沈思，面前是一大杯熱氣蒸騰的無產階級咖啡，遠處是許多「齷齪的農工大衆」，喝着，想着，談着，指導着，獲得着，那是，倒也實在是「理想的樂園」。

何況既喝咖啡，又領「教益」呢？上海灘上，一舉兩得的買賣本來多。大如弄幾本雜誌，便算革命；小如買多少錢書籍，即贈送真絲光襪或請喫冰淇淋——雖然我至今還

猜不透那些惠顧的人們，究竟是意在看書呢，還是要穿絲光襪。至于咖啡店，先前只聽說不過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飽眼福」罷了。誰料這回竟是「名人」，給人「教益」，還演「高談」「沉思」種種好玩的把戲，那簡直是現實的樂園了。

但我又有幾句聲明——

就是：這樣的咖啡店裏，我沒有上去過，那一位作者所「遇見」的，是別一人。因為：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總覺得這是洋大人所喝的東西（但這也許是我的「時代錯誤」，不喜歡，還是綠茶好。二，我要抄「小說舊聞」之類，無暇享受這樣樂園的清福。三，這樣的樂園，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學家，要年青貌美，齒白唇紅，如潘漢年葉靈鳳輩，這纔是天生的文豪，樂園的材料；如我者，在「戰線」上就宣布過一條「滿口黃牙」的罪狀，到那里去高談，豈不褻瀆了「無產階級文學」麼？還有四，則即使我要上去，也怕走不到，至多，只能在店後門遠處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氣息罷了。你看這裏面不很有些在前線的文豪麼，我却是一「落伍者」，決不會坐在一屋子裏的。

以上都是真話。葉靈鳳革命藝術家曾經畫過我的像，說是躲在酒罈的後面。這事的然否我不談。現在所要聲明的，只是這樂園中我沒有去，也不想去，並非躲在咖啡杯後

面在騙人。

杭州另外有一個魯迅時，我登了一篇啟事，「革命文學家」就挖苦了。但現在仍要自己出手來做一回，一者因為我不是咖啡，不願意在革命店裏做裝點；二是我沒有創造社那麼闊，有一點事就一個律師，兩個律師。

八月十日。